

佛像稱之爲色真
而己身要常保堅固
綠天林中畫古佛
藉忍草耳寂音聞
頭靈寢相髮
之令十故禮者當具
作供五渴不汚自生
水金瓶飯僧止缺
菩薩化羅圖畫并

普陀山佛學叢書

〔明〕朱棣 撰 會聞 點校

金剛經集註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明〕朱棟 撰 會間 點校

金剛經集註

普陀山佛學叢書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金剛經集注 / (明) 朱棣撰；會閒點校。--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1
(普陀山佛學叢書)
ISBN 978-7-5675-4629-5

I. ①金… II. ①朱… ②會… III. ①佛經②《金剛經》一注釋 IV. ①B942.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資料核字（2016）第018485號

普陀山佛學叢書

金剛經集注

著 者 [明]朱 棣

點校者 會 閒

特約編輯 鍾 錦

責任編輯 龐 堅

封面題簽 趙樸初

裝幀設計 高 山

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 郵編 200062

網 址 www.ecnupress.com.cn

電 話 021-60821666 行政傳真 021-62572105

客服電話 021-62865537

門市(郵購)電話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

網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浙江省臨安市曙光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889×1194 32開

印 張 7.25

字 數 131千字

版 次 2016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2月第1次

書 號 ISBN 978-7-5675-4629-5/B · 994

定 價 28.00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品質問題，請寄回本社市場部調換或電話021-62865537聯繫)

《普陀山佛學叢書》編纂委員會

顧問

忻海平 道慈 邱平海

潘德榮

主編

會 閒

編委(按名氏音序排列)

陳宏成 定明 黃曙輝
淨旻 羅顥 門肅
惟航 心舉 信光 能進
湛空 張曉林 智宗 錦星 會閒

宗慧 新袁德如義界定

宗柱 源流 通了修戒

《普陀山佛學叢書》序一

在佛教文化中，有一樁很值得自豪的事業，就是典籍的整理。佛教典籍，作為三寶住世的重要載體，自來受到教界、學界和廣大信衆的珍視。在佛陀涅槃後不久，就開始了第一次結集，可以看作是佛教典籍整理的源頭。從此之後，結集不斷進行。同時，佛教典籍也在增加——大乘經典的出現，諸類注疏的繁興，後世著述的湧現，儘管數量巨大，也都得到不斷地整理。只要看看各種不同的大藏經，就可以知道佛教典籍整理的成果是何等豐碩了。

這些整理工作的成績絕對令人驚歎。首先，佛教典籍整理的工作遍及寬廣的地域，產生了包羅宏富的藏經體系。世界上現存的大藏經有巴利語、漢文、藏文三大體系，有巴利語、漢文、藏文、西夏文、蒙文、滿文、日文七種文字流傳。這還不包括只剩下少數零散貝葉本或紙寫本的早期梵文經典，以及雖有刊刻卻未見傳世實物的契丹文大藏經。即使在世界文化史的範圍內，也很難看到如此宏富的典籍體系。其次，佛教典籍整理的工作貫穿着長久的歷史，各種體系的藏經都在不斷地完善着。就漢文大藏經來說，至遲在隋代，初期的手寫大藏經已經流傳。同時還有石刻藏經，如房山雲居寺就保存有從隋至明

的各類石刻經版一萬五千餘塊。印刷術的發明，使得北宋初年就出現了第一部刻版大藏經——《開寶藏》。此後，我國歷代官、私所修的大藏經，目前已知的計有二十一種。在國外編印的漢文大藏經也有九種：朝鮮的《高麗藏》初雕、再雕兩種，日本的《弘安藏》《天海藏》《黃檗藏》《弘教藏》《正字藏》《正字續藏》《大正藏》七種。目前，中國大陸和中國臺灣正在分別編纂的《中華大藏經》和《佛光大藏經》，都力圖成為能夠體現最新水準的新版大藏經。在我國沒有任何一部典籍彙編，具有大藏經這樣不斷完善的歷程。比起數十部大藏經來，名聞遐邇的《四庫全書》顯得孑然孤立。

透過這些整理工作，使我們看到一代代佛教典籍整理者的虔敬和匠心。他們的虔敬，使得藏經的整理完全不藉外緣。俗話說，「盛世修典」，典籍的整理總需要一個太平盛世提供種種物質的支援。但是，藏經的編修卻並不如此，即使在亂世，這個工作也不會停頓。信仰給予了這個工作無量的支持，人世的滄海桑田又何足搖動？他們的匠心，卻又使得藏經的整理最為善用外緣。只要利於佛教典籍的流傳，他們無不擇取。貝葉上，紙帛上，碑石上，佛教典籍無處不在。我們在最早的紙質印刷品上看到的，是佛經。我們現在能夠利用的最為完善的中文典籍電子檢索系統，是大藏經。他們從未錯失時運所賦予的機緣。

正是有了他們的努力，佛教典籍得以大批保存，使後來虔誠求法的信衆得以親近法寶。「感恩」二字，對於他們實在顯得太輕太微薄。也許，最真切的「感恩」，應該是繼承他們的願望，將佛教典籍整理的工作隨着新的機緣不斷推出弘揚。就是出於這個信念，我們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啟動了這套《普陀山佛學叢書》的編輯工作。

我們首先希望能夠繼承前輩們編修藏經的傳統，盡力搜集整理未曾入藏的佛教典籍，逐步完成一個較為系統的藏外文獻彙集。陸續進行近現代佛教典籍注疏系列、巴利文梵文藏文佛教典籍翻譯系列、近現代佛學名著系列、海外佛學名著系列等的整理刊印，從多方面、多角度拓展藏經的內涵。

我們對於佛教面向新時代的機緣，也有一個自己的理解。儘管佛教一直給予中國文化以深遠的影響，但是佛學仍然需要走入中國學術的中心，發揮更為關鍵的作用。或許，這就將出現在這個時代。為了將佛教典籍整理引向學術路徑，我們有意展開如下工作：重視佛教典籍的版本價值，推出佛學善本叢刊；以觀音、天台宗文獻為核心，對入藏典籍進行標校整理，提供既符合古籍整理規範又便於閱讀的新版本；編輯整理當代海內外的佛學論著，關注佛學研究的最新動態。

我們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也將圍繞佛教典籍整理展開自己的教學科研，組織力量

對重要的佛學典籍進行注釋。嘗試以乾嘉學派的客觀實證方法研治佛學典籍，提供能幫助讀者進一步深入理解佛學的可靠讀本。我們期待這一注經工作，能夠成為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的長期學術事業。

當然，這個設想是過於宏大了，也遠遠超出了我們目前的實力。但是發一個宏願，必將有一份動力。我們相信，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一定能夠為佛教典籍的長久流傳做一份貢獻。何況，普陀山自來就有的文化傳統，衆多善知識的熱心參與，都給了我們信心。同時，我們也熱忱期望，有更多的同道來參與這個事業。

法門無量誓願學。學佛法，必然從典籍開始。整理佛教典籍，將是我們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義不容辭的責任。

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院長 釋道慈 *

述於普陀山普濟禪寺 二〇一三年四月五日

* 釋道慈，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浙江省佛教協會名譽會長，普陀山佛教協會會長，普陀山普濟禪寺方丈，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院長。

《普陀山佛學叢書》序二

《普陀山佛學叢書》即將出版，我由衷地感到欣慰。我以為，這件事的意義遠不止出版了一套叢書，而是從中體現了普陀山佛教文化發展的新面貌。

普陀山承擔着半個亞洲的信仰，其得天獨厚的地位，帶給我們的不僅是自豪，也是責任。編纂《普陀山佛學叢書》，體現了普陀山佛教協會對於發展普陀山這一不容推辭責任的主動擔當。在當今社會條件之下，佛教發展越來越需要提升文化的內涵，著書立說應當成為振興正信佛教的一大重要任務。普陀山佛協在推動普陀山發展的過程中，始終將文化置於自己的視野中，是迎合時代主題的。擔任叢書編纂任務的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也切實貫徹了佛協的精神。在他們的叢書構劃中，既有特別編輯獨具普陀山自身文化特色的《觀音藏》的願望，也有全面整理佛教文化典籍的抱負。而且，不止于對佛教文化典籍的整理，也發心以整理典籍為核心展開自己的學術事業，服務於佛教的弘揚。我相信，他們的這項工作，必將積極促進普陀山的文化建設和未來發展。

這是普陀山發展中喜人的新面貌。之所以我非常贊賞並樂意支持他們的這項工作，是因為這項工作的意義特別重大。理理紛繁萬千的思路，想到要處理好的兩個辯證關係

係，也寫出來，大家共勉。

我首先想到的是社會和文化的關係。可以說，我們中華民族正在穩步走向全面復興的道路，舟山也已走進「新區」時代。前所未有的社會條件給予文化發展一個最佳的契機。佛教界當然也不例外。面對如此良好的社會發展機遇，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感到珍惜，想到回報。社會和文化之間存在一個辯證關係，社會給文化提供條件，文化也會促進社會的完善與發展。我們理應通過佛教文化的弘揚，為社會的完善與發展盡心盡力。普陀山的佛教界都有一個共同的認識，普陀山已經超越了「香火興廟」的時期，應該認真考慮「文化興教」的問題了。發掘佛教文化對於當前社會建設的積極因素，逐步消除「香火興廟」時期的消極因素，是佛教界在完善自身形象，促進社會發展過程中必須率先予以關注的。我看到在叢書的字裏行間，對此有所意識，有所覺悟。

還有傳承和發展的關係。叢書畢竟是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的學術工作，文化自身的意義還是應該突出的。對於文化來說，傳承和發展也是辯證的。發展以傳承為基礎，傳承以發展為目標。我們不能急於求成，一味強調佛學院法師們自己的著書立說，首先應該宣導甘於在經典中的沉浸並不斷加深自身涵養的氛圍。叢書中對於大德先賢著述的整理，值得贊許。不過，決不能僅僅止步於此，我們殷切期待法師們能夠從前輩經典的

沉浸中儘快超越，在新的學術環境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叢書中關於這一目標的設想，也盼望衆位法師念念不忘。

《普陀山佛學叢書》的出版，是個良好的開端。普陀山佛教文化事業的發展，卻是長期的歷程。它對於社會的積極促進，則是不斷的跋涉。

是爲序。

忻海平

二〇一三年四月七日

* 忻海平，中共舟山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市委統戰部部長。

《金剛經集注》整理弁言

釋會閒

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就影印了明永樂內府刻本《金剛經集注》，之後不斷重印，流行極廣。書前有一篇永樂御制序文，說：「朕夙欽大覽，仰慕真如，間閱諸編，選其至精至要、經旨弗違者，重加纂輯，特命鋟梓，用廣流傳。」據此，應該是明成祖朱棣自己編纂的。也有人懷疑可能是別人代編的。但根據本書的編纂水準，我還是傾向於將著作權歸於成祖本人。

《金剛經集注》明顯和另外兩部集注雷同，一是南宋楊圭的《金剛經十七家釋義》四卷，一是題為明僧洪蓮的《金剛經五十三家注》四卷。其實，《金剛經集注》基本沿襲了楊圭的《十七家釋義》，僅僅增加了唐玄宗和李文會兩家。但由於李文會的注釋徵引繁富，涉及了更多的人物。在永樂內府刻本中，諸家名氏都用陰文刻出。但其他注家徵引的人物並不用陰文刻，卻將李文會注釋中徵引的人物名氏全都用陰文刻了出來。不知這是不是出於明成祖好大喜功的心理，就這樣使這部書在形式上似乎有了「數十百家」（御制序文裏的說法）的錯覺。題為洪蓮的《五十三家注》，增多的注家，基本都在李文會的注釋徵

引之中。洪蓮的序文說：「洪惟太宗皇帝，不忘靈山付囑之情，遂啟流通之念，故乃留神內典，簡閱諸編選其至精至要、經旨弗違者，重加纂輯，特命鋟梓，用廣流傳。……由是會約同志，罄舍珍資，命工重刊印施，遐邇流傳。」可見洪蓮只是重刊，不是編纂。不過，洪蓮在重刊時，增加了三十二分目，又造成了一些歧異，或許因此被誤作編纂了。可見，《金剛經集注》就是在楊圭《十七家釋義》的原本上，增加了唐玄宗和李文會兩家，又用李文會注釋中徵引的諸家充數而已。題為洪蓮的《五十三家注》，只是《金剛經集注》在流傳過程中的一个衍生版本。

明太祖朱元璋在當上皇帝之前曾經出家，所以明代帝王往往究心佛學，成祖即是如此。看來他的佛學修養有限，卻又妄自尊大，因而搞出這樣一部生拼硬湊的《金剛經集注》來。倘是別人代編，斷然不敢如此行事。能夠這樣無忌憚，只有帝王。

由於永樂內府刻本的刊印精美，上海古籍出版社選擇了影印，也因此廣為流傳。加之楊圭《十七家釋義》沒有人藏（洪蓮的《五十三家注》在正續藏第二十四冊，題為《金剛經批註》），唐玄宗和李文會兩家注釋也已佚，都賴《金剛經集注》得以概見，因此我們決定依據影印的永樂內府刻本重施現代標點，以便讀者閱讀。原刻諸家名氏用陰文處，為了排版的便利，改用外框。因為《集注》徵引諸家原書多數已佚，區分起訖本已不易，永樂內

府刻本又刻意將李文會注釋中的人物名氏以陰文突出，就更是增加了困難。由於個人能力所限，不當之處必然很多，懇請讀者予以諒解。

目 錄

御製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集注序 ······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

御製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集注序

朕惟佛道弘深精密，神妙感通，以慈悲利物，以智慧覺人。超萬有而獨尊，歷曠劫而不壞。先天地而不見其始，後天地而不見其終。觀之《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蓋可見矣。是經也，發三乘之奧旨，啟萬法之玄微。論不空之空，見無相之相。指明虛妄，即夢幻泡影而可知；推極根原，於我人衆壽而可見。誠諸佛傳心之秘，大乘闡道之宗，而群生明心見性之機括也。夫一心之源，本自清淨，心隨境轉，妄念即生。如大虛起雲，輒成障翳。如寶鏡蒙塵，隨韜光彩。由此逐緣而墮幻，安能返妄以歸真？惟如來以無上正等正覺，發慈悲至願，憫凡世之沉迷，念衆生之冥昧，爲說此經，大開方便。俾解粘而釋縛，咸滌垢以離塵，出生死途，登菩提岸。轉癡迷爲智慧，去昏暗即光明。是經之功德廣矣大矣。雖然，法由心得，非經無以寓夫法；經以人傳，非言無以著夫經。爰自唐宋以來，注釋是經者，無慮數十百家，雖衆說悉加於剖析，而群言莫克於折衷。朕夙欽大覺，仰慕真如，間閱諸編，選其至精至要、經旨弗違者，重加纂輯，特命鋟梓，用廣流傳。俾真言洞徹，秘義昭融。見之者如仰日月於中天，悟之者若探寶珠於滄海，豈不快哉！豈不偉哉！嗚呼！善人良士，果能勤誠修習，虔禮受持，緣經以求法，因法以悟覺，即得滅無量罪愆，即得獲最

勝福田。證果人天，永臻快樂。功德所及，奚有涯涘哉！謹書爲序，以示將來。永樂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